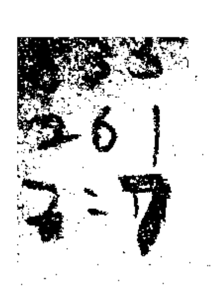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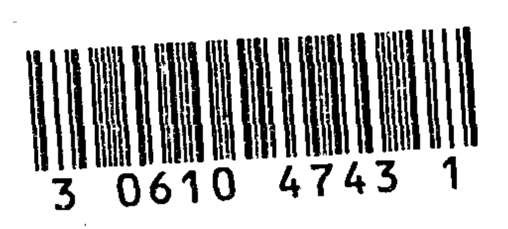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嘉祐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嘉祐集選序

世目老泉以父子之文章名天下。似為福慧雙修之人。不知老泉於前後三十年中。喪其骨肉之親。至十人之多。二十九時。喪其長子。東坡尙為其次。人之稱東坡為長公者。誤也。老泉蓋傷心人也。雖蒙歐公之知。官不過主簿。至其所為文。縱橫騰踔。肆其辯口。能自圓其說。其上皇帝書。提綱挈領。不如臨川之有紀律。他文則皆警快爽目。獨於碑版文字闕如。即東坡舍表忠觀一碑外。亦寡傳作。蓋蘇家文於史記不近。而老泉於馳騁外。亦無端凝樸老之觀。讀者果能研治其文。於官文書中。最為動目。所治太玄之文。以過於艱邃。不便讀者。故亦不錄。壬戌長至日閩縣林紓識

A 435179

嘉祐集選目錄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嘉祐集選

眉山蘇洵

權書上

心術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

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卻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惟義可以怒士是鼓衆以勇也養技而自愛是大將養勇之道此二語雖孫吳不能過

法制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戰則乘之。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為之謀。乘之則一舉而奪其氣。雖然非愚將勿乘。乘之不動。其禍在我。分兵而迭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所以乘之也。古之善軍者。以利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義附者焉。不以戰。不以掠。而以

備急難。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韓之戰。秦之鬬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淖者。赦食馬者也。兵或寡而易危。或衆而易叛。莫難於用衆。莫危於用寡。治衆者。法欲繁。繁則士難以動。治寡者。法欲簡。簡則士易以察。不然則士不任戰矣。惟衆而繁。雖勞不害爲強。以衆入險阻。必分軍而疎行。夫險阻必有伏。伏必有約。軍分則衆不知所擊。而其約擕矣。險阻懼壓。疎行以紓士氣。兵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地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賢將。能以寡爲衆。以小爲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兵。彼愕不進。雖告之曰此無人。彼不信也。度彼所擊。潛兵以備。彼不我測。謂我有餘矣。夫何患兵少。偃旗仆鼓。寂若無氣。嚴戢兵士。敢譁者斬。時令老弱。登埤示怯。乘懈突擊。其衆可走。夫何患城小。背城而戰。陣欲方。欲踞。欲密。欲緩。夫方而踞。密而緩。則士心固。固則不懾。背城而戰。欲其不懾。面城而戰。陣欲直。欲銳。欲疎。欲速。夫直而銳。疎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死。面城而戰。欲其致死。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吾何爲則怒。吾何爲則喜。吾何爲則勇。吾何爲則怯。夫人豈異於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觀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塗之人皆可以將。平居與人言。一語不循故。猶且睨而忌。敵以形形我。恬而不怪。亦已固矣。是故智者視敵有無故之形。必謹察之。勿動疑形。一可疑於心。則疑而爲之謀。心固得其實也。可疑於目。勿疑彼敵疑我也。是故心疑以謀。應目疑

以靜應彼誠欲有所爲邪。不使吾得之目矣。

此一篇是用兵家常語

強弱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旣知之矣。吾旣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旣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彷徨乎其不足卹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一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益左以爲

牡。設右以爲牝。春秋時楚伐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蓋一陣之間。必有牝牡左右。要當以吾強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強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剪敵之枝葉而使撼其根株。論漢高勝項羽處。歷歷不爽。不是專論兵法。令人增長史識

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

鑽其閒。不鳴金。不撾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抉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牆趾而入者有焉。抉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察。太半矣。乘壞垣坎牆趾。而主人不知察。皆是矣。爲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牆隙之不卹焉。夫正道之兵。抉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爲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

降馬邈。至綿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命孜守湳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知之備。林言倘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尙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蘇家議論善用譬又善引故事讀之爽目・

用間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常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爲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耶。伊呂固與人爲間耶。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耶。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吾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遏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間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

故能使人爲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而夏商之國爲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爲利。敗則爲禍。且與人爲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爲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僞示者以爲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僞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羣綱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將間字擡得高始將詐字跌得碎議論雖奇不害其正至論間之流弊明白透徹極矣

權書下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師。

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爲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以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屍。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讎吳也。勾踐不頹舊塚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耳。夫以武自爲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

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物視其衆而已矣。

古來用才者未必終始皆聽其計德宗能用陸贄李泌終能恢復其後如何吳用孫武始克而終敗史不言孫武規諫之事或且如百里奚亦未可定必責吳事之敗由於孫武過矣

子貢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愼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爲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強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爲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爲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

稱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遑志者。懼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歷境而止。吾請爲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釁。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爲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轘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爲將拒之。至滎陽。嬰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爲齊。有高國鮑晏以爲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論用智可以成不可以繼。固是名言。其下爲子貢設謀。不惟文近國策。其人亦近策士也。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

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旣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幷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觀諸侯之割地賂秦非謀詘智昏出於不得已也卽不割亦未必不亡老泉持論不爲無見末數語陰指契丹特借題發揮耳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觀其戰於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旣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旣已安沛公而讐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

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眞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論項籍宜舍趙而取關中固是快論然趙亡則秦之士氣益壯諸侯尤膽懾萬不能躡章氏之後項籍懸軍深入成敗未可知也至論武侯之棄荊州而取蜀言固有理勢則不然荊州

四戰之地與魏分據南北不易守也隆中一對已預言其不可非臨時藥之至論蜀中守不可出出不可繼誠爲確論

高祖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常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邪。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夫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

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菫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高祖之不去呂后猶霍光之不能發覺霍顯也誅滅骨肉此甚難之事亦只有用一可恃之人翼其成全後嗣未必即知呂氏爲禍之巨文從事後推測大似有理

衡論上

遠慮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

者。民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闕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為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遊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樅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酇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

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
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燕安。田文所謂主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
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
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
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
之三年。而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
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
世之君。宴然於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
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爲喜。君憂不
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毁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
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惸惸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顚沛而殞越
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臥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以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太

亂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任腹心之臣終始不疑此千古所難成王尙疑周公則德宗之於陸贄又何譏焉但以文論痛快極矣其尤奇警者則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實創論亦實名言王晳之於丁謂徐階之於嚴嵩皆君子之機也然亦終濟史眼如炬非人所及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邪。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有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

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大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慮。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爲之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絜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祖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約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

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此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無內心。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論漢初諸將盡能揭其心事並能揭高祖之心緒聰明直到絕頂蘇家議論高人處往往如此

任相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邪。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邪。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爲將者。大概多才。而或頑頓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

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爲也。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在道爲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爲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爲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爲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爲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以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爲此亦不過。而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不能接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

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旣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以官。而出之大藩鎭。此其弊皆始於不爲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爲。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爲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爲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宰相之去坐始於宋太祖自是以下天子待相之禮略殺此論似有激而談然亦不刊之說

重遠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爲之深思靜慮於內。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於內。則手足爲之奔掉於外。而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後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

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關中。自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而陳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邪。民譽之歌之。不賢邪。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裹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撾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寃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寃易訴。亂何從始邪。遠方之民。雖使盜蹠爲之郡守。檮杌饕餮爲之縣令。郡縣之民。羣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爲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旁列。箠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何如。而又行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南廣川峽。實爲要區。河朔陝右。二虜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南廣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如何哉。曩者北胡驕恣。西寇勃叛。河朔陝右。尤所加卹。一郡守。一縣令。未嘗不擇。至於南廣川峽。則例以爲遠官。審官差除。取具臨時。竄謫量移。往往而至。凡朝廷稍所優異

者。不復官之南廣川峽。而其人亦以南廣川峽之官爲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之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蕪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氐蠻。最爲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紈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水載。出於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僦雇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病。不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爲廉吏矣。而招權鬻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斂日煩。罷弊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於其間矣。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爲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地者。吏不肖也。今夫以一身任一方之責者。莫若漕刑。南廣川峽。既爲天下要區。而其中之郡縣。又有爲南廣川峽之要區者。其牧宰之賢否。實一方所以安危。幸而賢則已。其戕民黷貨。的然有罪可誅者。漕刑固亦得以舉劾。若夫庸陋選耎不才而無過者。漕刑雖賢明。其勢不得易置。此猶弊車羸馬。而求僕夫之善御也。郡縣有敗事。不以責漕刑則不可。責之。則彼必曰敗事者某所。治某所者某人也。吾將何所歸罪。故莫若使漕刑自舉其人而任之。他日有敗事。則謂之曰。爾謂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欺我也。實有所任。罪無

所逃。然而擇之不得其人者。蓋寡矣。其餘郡縣。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銓官。俾勿輕授。贓吏冗流。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異於處畿甸中矣。

蘇家議論警快條暢眉目分明讀之未嘗不爽然爲勸近人方講語體文字試讀此文較語體如何吾謂此等文乃眞正語體惜瞶瞶者不之知也

廣士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事可爲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爲怍。而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子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知其何故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

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馭大馬。以為民上。武夫健卒。有灑掃之力。奔走之舊。久乃領藩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為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而胥史賤吏。獨棄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吏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為儒宗。而卒不能為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儁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偉明博。出之可以為將。而內之可以為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憚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為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犬彘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為市。其人常曰。長吏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為犬彘哉。是以平民

不能自棄爲犬彘之行。不肯爲吏矣。況士君子而肯俛首爲之乎。然欲使之謹飭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可貰忍者。而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棄之於冗流之間。則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匄奪。而奇才絕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爲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爲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爲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求才於吏胥中卽得趙廣漢其收場亦不過放縢以劫丞相而已詎能謂之有才此論好爲過激之談但能自圓其說

衡論下

養才

夫人之所爲。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煦煦然而爲仁。孑孑然而爲義。不食片言以爲信。不見小利以爲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與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則無諸已。而可勉強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懾。坐之於繁

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爲吏而爲吏。爲將而爲將。若是者。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強揠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強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爲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爲衆人所勉強者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疎雋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叫號讙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酗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偶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爲此。以留意於嚮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樸樕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以爲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不待放恣而後爲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踰禮而自快邪。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邪。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則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既不能養。及其

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邪。周公之時。天下號爲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況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恕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貰其過。無使爲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之士。有過得以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謂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所爲。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眞奇傑者出矣。

此文足爲懷才不遇者吐氣然非具有蕭何之眼光不能識韓信也今欲有位者均具此眼光又焉可得

中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

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邪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罪。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於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於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概。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鬻屨。既爲其大者。又爲其次者。又爲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尙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爲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縋石以爲之。富商豪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

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僞而假眞。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爲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凌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爲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紈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儥。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今也。吏之私儥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爲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爲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爲今之弊。不過吏胥骫法

以爲姦。而吾以爲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挺入室。而主人不知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恣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五可怪之事在老泉眼中以爲怪今則千倍百倍於此惜老泉不之見也然文字自明白警快利於官文書

議法

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夫三代之盛王。其教化之本出於學校。蔓延於天下。而形見於禮樂。下之民。被其風化。循循翼翼。務爲仁義。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爲不行於其間。下而至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於法律。故其民懼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爲仁義。唐之初。大臣房杜輩爲刑統。毫釐輕重。明辯別白。附以仁義。無所阿曲。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但不能先使民務爲仁義。使法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時。然要其終。亦能使民勉爲仁義。而其所以不若三代者。則有由矣。政之失。非法之罪也。是以宋有天下。因而循之。變其節目。而存其大體。比閭小吏。奉之以公。則老姦大猾。束手請死。不可漏略。然而獄訟常病多。盜賊常病衆。則亦有由矣。法之公。而吏之私也。夫舉公法而寄之私吏。猶且若此。而况法律之間。又不能無失。

其何以爲治。今夫天子之子弟。卿大夫與其子弟。皆天子之所優異者。有罪而使與吏隸並笞而偕戮。則大臣無恥。而朝廷輕。故有贖焉。以全其肌膚。而厲其節操。故贖金者。朝廷之體也。所以自尊也。非與其有罪也。夫刑者。必痛之而後人畏焉。罰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後人懲焉。今也。大辟之誅。輸一石之金而免。貴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勝數。是雖使朝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暮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金不可盡。身不可困。況以其官而除其罪。則一石之金。又不皆輸焉。是恣其殺人也。且不笞不戮。彼已幸矣。而贖之又輕。是啓姦也。夫罪固有疑。今有人或誣以殺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以實者。是皆不可以誠殺人之法坐。由是有減罪之律。當死而流。使彼爲不能自明者耶。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爲誠殺人者耶。流而不死。刑已寬矣。是失實也。故有啓姦之弊。則上之人常幸。而下之人雖死而常無告。有失實之弊。則無辜者多怨。而僥倖者易以免。今欲刑不加重。赦不加多。獨於法律之間。變其一端。而能使不啓姦。不失實。其莫若重贖。然則重贖之說何如。曰。古者五刑之尤輕者止於墨。而墨之罰百鍰。逆而數之。極於大辟。而大辟之罰千鍰。此穆王之罰也。周公之時。則又重於此。然千鍰之重。亦已當今三百七十斤有奇矣。方今大辟之贖。不能當其三分之一。古者以之赦疑罪。而不及公族。今也。貴人近戚皆贖。而疑罪不與。記曰。公族有死罪。致刑於

甸人。雖君命宥不聽。今欲貴人近戚之刑。舉從於此。則非所以自尊之道。故莫若使得與疑罪皆重贖。且彼雖號爲富強。苟數犯法而數重困於贖金之間。則不能不斂手畏法。彼罪疑者。雖或非其辜。而法亦不至殘潰其肌體。若其有罪。則法雖不刑。而彼固亦已困於贖金矣。夫使有罪者不免於困。而無辜者不至陷於笞戮。一舉而兩利。斯智者之爲也。

重贖一節固就當時積弊而設爲匡救之術若徑行之今日則督軍之子弟人人皆擁貲二三千萬遂日可以殺人矣是烏足以爲訓蘇家議論均急則治標之法非可以暢行之良法也

兵制

三代之時。舉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漢始。三代之時。開有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聞有卒伍叫呼衡行者也。秦漢以來。諸侯之患。不減於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畜虎豹。圈檻一缺。咆勃四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心生。秦漢以來。所謂兵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不爲。三代之兵。皆齊民。老幼相養。疾病相救。出相禮讓。入相慈孝。有憂相弔。有喜相慶。其風俗優柔而和易。故其兵畏法而自重。秦漢以來。號齊民者。比之三代則既已薄矣。況其所謂兵

者。乃其齊民之中尤爲凶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而自棄。夫民耕而食。蠶而衣。雖不幸而不給。猶不我咎也。今謂之曰爾毋耕。爾毋蠶。爲我兵。吾衣食爾。他日一不充其欲。彼將曰爾謂我毋耕毋蠶。今而不我給也。然則怨從是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畏法自重。而不我咎。欲其爲亂。不可得也。旣驕矣。又慢法而自棄。以怨其上。欲其不爲亂。亦不可得也。且夫天下之地。不加於三代。天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減於三代。平居無事。占軍籍畜妻子。而仰給於斯民者。則徧天下不知其數。奈何民之不日剝月削。以至於流亡而無告也。其患始於廢井田開阡陌。一壞而不可復收。故雖有明君賢臣。焦思極慮。而求以救其弊。卒不過開屯田。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耳。嗚呼。屯田府兵。其利旣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於廢。陵夷及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爲之黥面湼手之制。天下遂以爲常法。使之判然不得與齊民齒。故其人益復自棄。視齊民如越人矣。太祖旣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重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曰無備。損節度之權。而藩鎭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邦鎭之兵強。秦之郡縣之兵弱。兵強故末大不掉。兵弱故天子孤睽。周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雖然。置帥之方。則遠過於前代。而制兵之術。吾猶有疑焉。何者。自漢迄唐。或開屯田。或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而民猶且不勝其患。今屯田蓋無幾。而府兵亦已廢。欲民之

豐阜。勢不可也。國家治平日久。民之趨於農者日益衆。而天下無萊田矣。以此觀之。謂斯民宜如生三代之盛時。而乃戚戚嗟嗟。無終歲之畜者。兵食奪之也。三代井田。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復。雖然。依倣古制。漸而圖之。則亦庶乎其可也。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職分也。籍沒也。職分之田。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吏。籍沒則鬻之。否則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公。職分之田。徧於天下。自四京以降至於大藩鎮。多至四十頃。下及一縣。亦能千畝。籍沒之田。不知其數。今可勿復鬻。然後量給其所募之民。家三百畝以爲率。前之斂其半者。今可損之。三分而取其一。以歸諸吏與公。使之家出一夫爲兵。其不欲者。聽其歸田而他募。謂之新軍。毋黥其面。毋湼其手。毋拘之營。三時縱之。一時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戰法。而擇其技之精者以爲長。在野督其耕。在陣督其戰。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夫籍沒之田。既不復鬻。則歲益多。田益多。則新軍益衆。而嚮所謂仰給於斯民者。雖有廢疾死亡。可勿復補。如此數十年。則天下之兵。新軍居十九。而皆力田。不事他業。則其人必純固樸厚。無叫呼衡行之憂。而斯民不復知有餽餉供億之勞矣。或曰。昔者斂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無乃薄於吏與公乎。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爲祿。而其取之亦不過什一。今吏既祿矣。給之田則已甚矣。況三分而取一。則不既優矣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沒。非官之所待以爲富也。三分而取一。不

猶愈於無乎。且不如是。則彼不勝爲兵故也。或曰。古者什一而稅。取之薄。故民勝爲兵。今三分而取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田與追胥竭作。今家止一夫爲兵。況諸古。則爲逸。故雖取之差重。而無害。此與周制稍甸縣都役少輕。而稅十二無異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數百畝之田。征徭科斂。不及其門。然則彼亦優爲之矣。

明通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二。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剝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管

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歎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歎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以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

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修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谿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可爲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遂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之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禁其

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爲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論井田之不利於後世言之鑿鑿。卽名田之說亦未必卽有把握。然文之痛快處閱之心目皆爽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樸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湖。注淮泗。匯爲洪波。瀦爲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

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甲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履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荊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

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餽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圖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睊睊狠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己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密。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栗。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

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不宣。洵再拜。

此書爲狄武襄發時有疑武襄者故此書曲爲之解言極平和詳贍

余觀今日之養兵直是養盜夫盜果得養有衣食可恃尚不爲亂乃竭天下膏脂盡入諸大將之橐而羣盜仍不得食則謂之專養盜魁耳魁飽而羣盜飢雖未即反戈以揞其魁而小民已遭魚肉矣所謂不義之心求逞於良民者舉天下皆是如何如何

上富相公書

相公閣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爲閣下惟不爲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後起。起而

複爲宰相。而又値乎此時也。不爲而何爲。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爲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出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周之天下。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

天下之人從仕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相之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蔕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陳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其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陛下卽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惟閤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閤下深思之無忽。

宛轉翻騰總爲憂其無成四字而發引周召雖不無詞費然文勢應爾故亦不病

上文丞相書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愼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爲無謀。失諸其始。而邀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爲之者也。蓋周公營乎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蓋常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學。引之於射宮。而試之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太學。而習之於射宮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及其出爲諸侯監國。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爲此足以盡人之才。蓋將爲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斂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斂則無擇焉。不然。金與沙礫皆不錄而已矣。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若略其始。欲求責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爲數實不可勝計。然而大數已定。餘吏濫於官籍。大臣建議。減任子。削進士。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略於始而精於終。使賢者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衆。衆賢進。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艱之於其始。竊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

者之無以異也。。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史。外則轉運。而士大夫之間。潔然而無過。可任以爲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往年吳中復在犍爲。一月而發二吏。中復去職。而吏之以罪免者。曠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國家法令甚嚴。洵從蜀來。見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調發。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衆。從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相公。顧甚易爲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籍籍。莫不爲此。然皆莫肯一言於其上。誠以爲近於私我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爲意。是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無嫌。伏惟相公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並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平生之所望。無復慊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動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

略始精終二義識高於頂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叟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

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衞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衞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泉。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窮困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其餓死於饑寒窮困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

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於世俗日疏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者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

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上樞貴書愁一生未嘗爲也以昌黎之賢尚未敢以上宰相之書爲是其他尤不欲道議明尤此文雖有所求然步步自占身分不作哀鳴之聲書末言有田足以自活其不忍棄不敢褻欲自表其載道之文耳昌黎之言何嘗不如此所欠者無一頃山田耳

上余青州書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爲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爲令尹也。楚人爲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爲之怒。己不期爲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爲之囂囂。嗟夫。豈亦不足以見己大而人小邪。脫然爲棄於人而不知棄之爲悲。紛然爲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爲樂。人自爲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爲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昔者明公之初自奮於南海之濱。而爲天下之名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强悍不屈之虜。其辯如決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滂薄於戎狄之國。可謂至盛矣。及至中廢而爲海濱之匹夫。

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橫放肆。充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於民伍之中。折尺箠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乂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爲之哉。適會事變。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祿至。明公之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悲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爲高岸之節。顧視四海饑寒窮困之士。莫不顰蹙嘔噦而不樂。窮者褻衣不飽。布褐不暖。習爲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爲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忸於貧賤之辱者。而後可與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爲之名。豈天爲之名邪。其無乃亦人之自相名邪。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爲也。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爲此四者。絕群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惑矣哉。盍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於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亦何以異此。有才者爲賢人。而有德者爲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爲君子者。一爲世之所棄。則以爲不若一命士之貴。而況以與三公爭哉。且

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爲東諸侯也。君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爲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然其嘗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爲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伏惟加察幸甚。

文極縱恣有策士氣是老泉本色

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嘗竊有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

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

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托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

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哉。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文千盤百折不近於詞費者神定而筆隨之故能自圓其說末一段論讀文之功效非曾嘗其甘苦者不復知也

上歐陽內翰第二書

內翰諫議執事。士之能以其姓名聞乎天下後世者。夫豈偶然哉。以今觀之。乃可以見。生而同鄉。學而同道。以某問某。蓋有曰吾不聞者焉。而況乎天下之廣。後世之遠。雖欲求髣髴。豈易得哉。古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愚未嘗敢忽也。今夫羣羣焉而生。逐逐焉而死者。更千萬人。不稱不書也。彼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有以過乎千萬人者也。自孔子沒百有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後。乃稍闊遠。二百餘年。而揚雄稱於世。揚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沒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且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不可忽。則其多稱而屢書者。其爲人宜尤可貴重。奈何數千年之間。四人而無加。此其人宜何如也。天下病無斯人。

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洵一窮布衣。於今世最爲無用。思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而不可得者也。況夫四子者之文章。誠不敢冀其萬一。頃者張益州見其文以爲似司馬子長。洵不悅辭焉。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稱其文似司馬遷。不悅而辭。無乃爲不近人情。誠恐天下之人不信。且懼張公之不能副其言。重爲世俗笑耳。若執事天下所就而折衷者也。不知其不肖。稱之曰子之六經論。荀卿子之文也。平生爲文求於千萬人中。使其姓名髣髴於後世而不可得。今也一旦而得齒於四人者之中。天下爲有是哉。意者其失於斯言也。執事於文稱師魯。於詩稱子美聖俞。未聞其有此言也。意者其戲也。惟其愚而不顧。日書其所爲文。惟執事之求而致之。旣而屢請而屢辭焉。曰吾未暇讀也。退而處不敢復見。甚慚於朋友。曰信矣其戲也。雖然天下不知其爲戲。將有以議執事。洵亦且得罪。執事憐其平生之心。苟以爲可教。亦足以慰其衰老。唯無曰荀卿云者。幸甚。

老泉之志豈止荀卿今作此書未必出於本心其引張益州者非不敢當子長之稱以贊己者非其人也再上此書丁寧至再不當荀卿正欲坐實其言之足爲荀卿也文人好譽往往類此

與歐陽內翰第三書

洵啓。昨出京倉惶。遂不得一別。去後數日。始知悔恨。蓋一時間變出不意。遂擾亂如此。怏悵怏悵。不審日來尊履何似。二子軾轍。竟不免丁憂。今已到家月餘。幸且存活。洵道途奔波。老病侵陵。成一翁矣。自思平生羈蹇不遇。年近五十。始識閤下。傾蓋晤語。便若平生。非徒欲援之於貧賤之中。乃與切磨論議。共爲不朽之計。而事未及成。輒聞此變。孟軻有云。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豈信然邪。洵離家時。無壯子弟守舍。歸來屋廬倒壞。籬落破漏。如逃亡人家。今且謝絕過從。杜門不出。亦稍稍取舊書讀之。時有所懷。輒欲就閤下評議。忽驚相去已四千里。思欲跂首望見君子之門庭。不可得也。所示范公碑文。議及申公事節。最爲深厚。近試以語人。果無有曉者。每念及此。鬱鬱不樂。閤下雖賢俊滿門。足以笑歌俯仰。終日不悶。然至於不言而心相諭者。閤下於誰取之。自蜀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師。又涉行數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驅。與凡事之不得已者。孰爲來哉。洵老矣。恐不能復東。閤下當時賜音問。以慰孤耿。病中無聊。深愧疎略。惟千萬珍重。

讀此書文公與文忠已訂交故語氣質直不爲前此之撝謙所云不言而諭二公之交誼可想而知

上歐陽內翰第四書

洵啓。夏熱。伏惟提舉內翰尊候萬福。嚮爲京兆尹。天下謂公當由此得政。其後聞有此授。或以爲拂世戾俗。過在於不肯鹵莽。然此豈足爲公損益哉。洵久不奉書。非敢有懈。以爲用公之奏而得召。恐有私謝之嫌。今者洵旣不行。而朝廷又欲必致之。恐聽者不察。以爲匹夫而要君命。苟以爲高而求名。亦且得罪於門下。是故略陳其一二。以曉左右聞之。孟軻曰。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洵之所爲欲仕者。爲貧乎。實未至於饑寒而不擇。以爲行道乎。道固不在我。且朝廷將何以待之。今人之所謂富貴高顯。而近於君。可以行道者。莫若兩制。然猶以爲不得爲宰相。有所牽制於其上。而不得行其志。爲宰相者。又以爲時不可爲。而我將有所待。若洵又可以行道責之邪。始公進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餘日而得召。朝廷之事。其節目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治行。數月而至京師。旅食於都市以待命。而數月間得試於所謂舍人院者。然後使諸公專考其文。亦一二年。幸而以爲不謬。可以及等而奏之。從中下相府。相與擬議。又須年載間。而後可以庶幾有望於一官。如此。洵固以老而不能爲矣。人皆曰。求仕將以行道。若此者。果足以行道乎。既不足以行道。而又不至於爲貧。是二者皆無名焉。是故其來遲遲而未甚樂也。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辭。必將以爲沽名。而有所希望。今歲之秋。軾轍已服闋。亦不可不與之俱東。恐內翰怪其久而不來。是以略陳其意。拜見尙

遠。唯千萬爲國自重。

宋時候選人既知此之煩難則亦何怪先淸時人員之擁擠老泉此書語極平易意頗牢騷

上歐陽翰內第五書

內翰侍郎執事。洵以無用之才。久爲天下之棄民。行年五十。未嘗見役於世。執事獨以爲可收。而論之於天子。再召之試。而洵亦再辭。獨執事之意。叮嚀而不肯已。朝廷雖知其不肖。不足以辱士大夫之列。而重違執事之意。譬之巫醫卜祝。特捐一官以乞之。自顧無分毫之功。有益於世。而王命至門。不知辭讓。不畏簡書朋友之譏。而苟以爲榮。此所以深愧於執事。久而不至於門也。然君子之相從。本非以求利。蓋亦樂乎天下之不知其心。而或者之深知之也。執事之於洵。未識其面也。見其文而知其心。既見也。聞其言。而信其平生。洵不以身之進退出處之間。有謁於執事。而執事亦不以稱擧薦拔之故。有德於洵。再召而辭也。執事不以爲矯。而知其恥於自求一命而受也。執事不以爲貪。而知其不欲爲異。其去不追。而其來不拒。其大不榮。而其小不辱。此洵之所以自信於心者。而執事擧知之。故凡區區而至門者。爲是謝也。禮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古之君子重以其身臣人者。蓋爲是也哉。子思孟軻之徒。至於是國。國君使人餽之。其詞曰。

寡君使某有獻於從者。布衣之尊。而至於此。惟不食其祿也。今洵已有名於吏部。執事其將以道取之邪。則洵也猶得以賓客見。不然其將與奔走之吏同趨於下風。此洵所以深自憐也。惟所裁擇

老泉自是有風節人於歐公尙如此其他可知文落落有殊致

與梅聖俞書

聖俞足下。揆間忽復歲晚。昨九月中。嘗發書。計已達左右。洵閒居經歲。益知無事之樂。舊病漸復散去。獨恨淪廢山林。不得聖俞永叔相與談笑。深以嗟悒。自離京師。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尙未見遺。以其不肖之文。猶有可者。前月承本州發遣赴闕就試。聖俞自思僕豈欲試者。惟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窮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萬里以就試。不亦爲山林之士所輕笑哉。自思少年嘗舉茂才。中夜起坐。裹飯攜餅。待曉東華門外。逐隊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每思至此。即爲寒心。今齒日益老。尙安能使達官貴人。復弄其文墨。以窮其所不知邪。且以永叔之言與夫三書之所云。皆世之所見。今千里召僕而試之。蓋其心尙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進。以求其榮利也。昨適有病。遂以此辭。然恐無以答朝廷之恩。因爲上皇帝書一通以進。蓋以自解其不至之罪而已。不知聖俞嘗見之否。冬寒千萬加愛。

風節高厲世無其匹

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某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

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意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慷慨有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來觀。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旣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心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此文一改平日警快之概歸於高古言中有物亦莊亦雅詩篇古可誦

彭州圓覺禪院記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爲自欺。且爲欺天。蓋君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況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爲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於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爲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爲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爲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爲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爲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於保聰。聰又合其鄰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爲記。

通篇主意在不叛其師四字。果爲眞僧不叛其師。亦屬恆事。乃老泉於此四字之先作無數

張皇語始落到佳聽身上此是無中生有常中取異之法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始予少年時。父母俱存。兄弟妻子備具。終日嬉遊。不知有死生之悲。自長女之夭。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憂。蓋年二十有四矣。其後五年。而喪兄希白又一年而長子死。又四年。而幼姊亡。又五年。而次女卒。至於丁亥之歲。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服未既。而有長姊之喪。悲憂慘愴之氣。鬱積未散。蓋年四十有九。而喪妻焉。嗟夫。三十年之間而骨肉之親零落無幾逝將南去由荊楚走大梁然後訪吳越適燕趙徜徉於四方以忘其老將去慨然顧墳墓追念死者恐其魂神精爽滯於幽陰冥漠之間而不復曠然遊乎逍遙之鄉於是造六菩薩并龕座二所蓋釋氏所謂觀音勢至。天藏地藏。解冤結引路王者。置於極樂院阿彌如來之堂。庶幾死者有知或生於天或生於四方上下所適如意亦若余之遊於四方而無繫云爾

敍其家難幾令人不忍卒讀乃忽脫然舍去以壯遊自殺其悲而又不忍於死者在渺茫中亦望其適於逍遙之鄉如己之壯遊焉心機之活潑眞不可思議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囓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削。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以上種種大概述其家難幾於不保其一身蓋有託而言也後論中峯及左右二峯中峯自喻左右二峯喻軾轍也老泉之文似遜於東坡而名位尤不及潁濱父子相敬畏不期流露於言表

老翁井銘

丁酉歲。余卜葬亡妻。得武陽安鎮之山。山之所從來甚高大壯偉。其末分而爲兩股。回轉環抱。有泉坌然出於兩山之間。而北附右股之下。畜爲大井。可以日飲百餘家。卜者曰。吉。是其葬書爲神之居。蓋水之行常與山俱。山止而泉冽。則山之精氣勢力。自遠而至者。皆畜於此而不去。是以可葬無害。他日乃問泉旁之民。皆曰。是爲老翁井。問其所以爲名之由。曰。往歲十年。山空月明。天地開霽。則常有老人蒼顏白髮。偃息於泉上。就之則隱。而入於泉莫可見。蓋其相傳以爲如此者久矣。因爲作亭於其上。又甃石以禦水潦之暴。而往往優游其間。酌泉而飲之。以庶幾得見所謂老翁者。以知其信否。然余又閔其老於荒榛巖石之間。千歲而莫知也。今乃始遇我而後得傳於無窮。遂爲銘曰。山起東北。翼爲南西。涓涓斯泉。坌溢以瀰。斂以爲井。可飲萬夫。汲者告吾。有叟於斯。里無斯人。將此謂誰。山空寂寥。或嘯而嬉。更千萬年。自絜自好。誰其知之。乃訖遇我。惟我與爾。將遂不泯。無溢無竭。以永千祀。

題固無甚關係文却有聲色動人

吳道子畫五星贊

世稱善畫。曹與張繇。繇破紙爛。兵火所燒。至於有唐。道子姓吳。獨稱一時。蔑張與曹。歷歲數百。其有

幾何。或鑱於碑。以獲不磨。吾世貧窶。非有富豪堂堂五行。道子所摹。歲星居前。不武不挑。求之古人。其有帝堯。盛服佩劍。其容昭昭。熒惑惟南。左弓右刀。赫烈奮怒。木石焚焦。燬但下土。莫敢仰驕。崔崔土星。瘦而長腰。四方遠遊。去如飛飆。倏忽萬里。遠莫可招。太白惟將。宜其壯夫。今惟婦人。長裙飄飄。抱撫四弦。如聲嘈嘈。辰星北方。不麗不妖。執筆與紙。凝然不囂。粧非今人。屑傅黑膏。唯是五星。筆勢莫高。昔始得之。爛其生綃。及今百年。墨昬而消。愈後愈遠。知其若何。吾苟不言。是亦不遭。

寫畫中諸神狀態雖不目見乃栩栩欲活

仲兄字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往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

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焱。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極意渲染處說得光怪陸離此卻不見工夫說到無意相求不期相遭而文生卻未經人道惟如此說與渙字文字之義始極澄徹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

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東坡之半生坎壈老泉似已知之且知轍之所遇不如若兄吾意老泉深於玄學或卜玄而得不然所見一何神也

送石昌言使北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甚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夸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

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者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述家常話說得宛轉入昌言奉使絕域筆暇神閒毫不費力收處斥冒頓於無聊中自抒見解實則傾全宋之力不能制契丹作此等文字亦不能不強撐體面也

祭史彥輔文

嗚呼彥輔。胡爲而然胡負於天誰不壽考而於彥輔獨嗇其年誰不富貴使終賤寒誰無子孫詵詵戢戢滿眼蚳蝝於天何傷獨愛一孺。使殞其傳。嶕嶕其帷。其下惟誰。有童未冠。彥輔從子。帶經而哭。稽顙來前。天高茫茫。慟哭不聞。誰知此冤。輟哭長思。念初結交。康定寶元。子以氣豪。縱橫放肆。隼擊鵰鶱。奇文怪論。卓若無敵。悚怛旁觀。憶子大醉。中夜過我。狂歌叫謔。予不喜酒。正襟危坐。終夕無言。他人竊驚。宜若不合。胡爲甚歡。嗟人何知。吾與彥輔。契心忘顏。飛騰雲霄。無有遠邇。我後子先。擠排澗谷。無有險易。我溺子援。破窗孤燈。冷灰凍席。與子無眠。旅遊王城。飲食寤寐。相恃以安。慶曆丁亥。詔策告罷。子將西轅。慨然有懷。吾親老矣。甘旨未完。往從南公。奔走乞假。遂至於虔。子時亦來。止於臨江。繫馬解鞍。愛弟子凝。倉卒就獄。舉家驚喧。及秋八月。予將北歸。亦既具舩。有曾晨至。開視驚叫。

逐丁大艱。故鄕萬里。泣血行役。敢期生還。中涂逢子。握手相慰。曰無自殘。旅宿魂驚。中夜起行。長江大山。前呼後應。告我無恐。相從入關。歸來幾何。子以病廢。手足若攣。我嘉子心。壯若鐵石。益固而堅。瞑目大呼。屋瓦爲落。聞者竦肩。子凝之喪。大臨嘔血。傷心破肝。我遊京師。強起來餞。相顧留連。我還自東。二子喪母。歸懷辛酸。子病告革。奔走往問。醫云已難。問以後事。口不能語。悲來塞咽。遺文墜葉。爲子收拾。以葺以編。我知不朽。千載之後。子名長存。嗚呼彥輔。天實喪之。予哭壻門。白髮斑斑。疾病來加。臥不能奔。哭書此文。命軾往奠。以慰斯魂。尙饗。

　每三句作一韻遞家常語語語逼眞老泉固是有心肝人

祭任氏姊女

昔我曾祖。子孫滿門。姊之先人。實惟其孫。不幸而亡。又不有嗣。後世饗祀。其託在姊。祭於女家。聞者歔欷。姊不永存。後益以疎。姊之未亡。洵作族譜。昆弟諸子。可以指數。念姊之先。其後爲誰。周旋反覆。不見而悲。悲其早喪。宜姊壽考。春秋薦獻。終姊之老。今姊永歸。逐及良人。皆葬於原。送哭酸辛。姊之子孫。淼愿良謹。當有達者。以塞此恨。跪讀此文。告以無憾。鬼神有知。尙克來塈。

　任氏非胞姊也其支派絕者無人故言之痛楚

祭亡妻文

嗚呼與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道棄我。而先我徂。京師不遠當還。疑有落字 嗟子之去。曾不須臾。子去不返。我懷永哀。反覆求思。意子復回。人亦有言。死生短長。苟皆不欲。爾避誰當。我獨悲子。生逢百殃。有子六人。今誰在堂。唯軾與轍。僅存不亡。咻呴撫摩。既冠既昏。教以學問。畏其無聞。晝夜孜孜。孰知子勤。提攜東去。出門遲遲。今往不捷。後何以歸。二子告我。母氏勞苦。今不汲汲。奈後將悔。大寒酷熱。崎嶇在外。亦既薦名。試於南宮。文字煒煒。歎驚群公。二子喜躍。我知母心。非官實好。要以文稱。我今西歸。有以藉口。故鄉千里。期母壽考。歸來空堂。哭不見人。傷心故物。感涕殷勤。嗟予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內失良朋。孤居終日。有過誰箴。昔予少年。遊蕩不學。子雖不言。耿耿不樂。我知子心。憂我泯沒。感歎折節。以至今日。嗚呼死矣。不可再得。安鎮之鄉。里名可龍。隸武陽縣。在州北東。有蟠其丘。惟子之墳。鑿為二室。期與子同。骨肉歸土。魂無不之。我歸舊廬。無不改移。魂兮未泯。不日來歸。

語摯情眞

祭姪位文

嘉祐五年六月十四日。叔洵。以家饌酒果。祭於亡姪之靈。昔汝之生。後余五年。余雖汝叔父。而幼與

汝同戲如兄弟。然其後余日以長。汝亦以壯大。余適四方。而汝留故國。余旣歸止。汝乃隨汝仲叔旅居東都。十有三歲而不還。今余來東。汝遂溘然至死而不救。此豈非天邪。嗟夫。數十年之間。與汝出處參差不齊。曾不如其幼之時。方將與汝旅於此。汝又一旦而歿。人事之變。何其反覆而與人相違。嗟余伯兄。其後之存者。今日以往。獨汝季弟。與汝之二孺。此所以使余增悲也。汝歿之五日。汝家將殯汝於京城之西郊。魂如有知。於此永別。尙饗。

雖不如韓愈之祭十二郎。然亦有其獨到處

祭史親家祖母文

嗟人之生。其久幾何。百年之間。逝者如麻。反顧而思。可泣以悲。夫人之孫。歸於子轍。自初許嫁。以及今日。旻天不吊。禍難荐結。始自丁亥。天崩地折。先君歿世。次及近歲。子婦之母。亦以奄棄。顧惟荼毒。謂亦止此。誰知於今。乃或有甚。室家不祥。死而莫救。及於夫人。亦罹此咎。子喪其妣。婦喪祖母。誰謂人生。而至於是。嗚嗟傷心。悲不能止。

於無可着筆處亦有情文

議修禮書狀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爲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書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爲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爲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旣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抵牾齟齬。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尙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

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雖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明允此議大得經意

宋史蘇洵傳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爲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所著權書衡論機策文多不可悉錄。錄其心術遠慮二篇。心術曰。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幷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

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彊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遠慮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可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則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其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

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爲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句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樅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惟留侯酇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安。田文所謂主少國危。大臣未附。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不置疑於其間邪。又

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揭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下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晏然於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憂。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惸惸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執手入臥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疏。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宰相韓琦見其書。善之。奏於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祕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家縑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有文集二十卷。諡法三卷。

商務印書館發行

影印

荀子集解

全書六冊

一元六角

長沙王益吾先生（先謙）依楊倞注及謝墉校本。糾其疏舛。復旁采諸家之說。參酌宋元定本。附例略考證於末。並揭荀子著書之微恉。爲後來讀者之津逮。

嘉(1496)

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初版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嘉祐集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評者 閩縣林紓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三七九九


商務印書館出版